



梁归智 著

缀珠集锦绣 —— 《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

思想和
艺术

山西省姚奠中
中国学教育基金
会
学术研究书系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社

梁归智 著

缀珠集锦绣
——
《红楼梦》的艺术和思想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缀珠集锦绣:《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 / 梁归智著;
—太原:三晋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457-1737-2

I. ①缀… II. ①梁… III. ①《红楼梦》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3918 号

缀珠集锦绣:《红楼梦》的思想艺术

编 著 者: 梁归智

责任编辑: 落馥香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0351-4922203 (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www.sjcbcs.cn>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力新印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 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1737-2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原著续书两种红楼	001
一、假作真时真亦假	001
二、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分野	017
探索红楼文化思想	023
一、从“齐天大圣”到“遮天大王”	024
二、“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与“贾宝玉挨打”	030
三、前卫与先锋	036
四、禅、《红楼梦》与中国天道	043
领略红楼艺术意境	054
一、“两扇面”的小说结构	055
二、释《飞鸟各投林》	063
三、媚人与可人	066
四、海棠之隐喻	069
五、鸳鸯的角色意义	073
六、贾兰“中原逐鹿”	075
七、芸香·蕙香·四儿	078
八、七把钥匙	079
九、“不交代法”“补遗法”与“意境人物”	083
十、语言之自铸伟词	085

《红楼梦》研究的意义

——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092
考据:红学已有的实绩	092
义理:“意义”之障蔽	093
症结:曹、高优劣之辩	095
“两个半”的贡献	097
婚恋主题和政治内蕴	098
辞章:《红楼梦》的艺术与中华文化	099
契合:红学与西学	101
意义:《红楼梦》研究与中华民族魂	102

读《红》拾遗

一、尤老娘的下落	105
二、贾蓉非尤氏所生	106
三、贾政何时回到贾府	106
四、芳官——史湘云嫁贾宝玉的铁证	107

爱是什么

——从《红楼梦》到《英儿》	110
---------------------	-----

从童话诗人到撒旦

——顾城悲剧分析	119
一、“黑眼睛”里沉淀的黑暗	119
二、拒斥人道的“自然哲学”	122
三、“岛爷”·纳妾·“女儿国”	124

《红楼梦》精神结构说

129

一、文章缘起	129
二、哲学的观照:态度、原则和前提	129
三、文学的回应:进入《红楼梦》的角度	131
四、为“三类人”立传	132
五、灵俗之争的结局:悲金悼玉	133
六、《红楼梦》的根本意旨:证情与证灵	134
七、《红楼梦》的写作向度:诗法与史法	136
八、曹著与高续:灵俗之辨	137
 跨世纪红学之反思笔谈	139
一、世纪回眸	139
二、学科反思	140
三、文本辨析和前景展望	143
四、自身定位	145
 关于“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的对话	146
泾渭分明与负阴抱阳	
——也谈“红学探佚学”的逻辑与感悟问题	153
论红学探佚学的本质是美学	164
探佚的空间与限度	167
数学家和红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173
凸显出中华文化的浮雕	
——读《曹雪芹新传》	178
伟大也要有人懂	
——读周汝昌《红楼艺术》	182
神貂之尾与维纳斯断臂	188
学术范型的意义	193
周汝昌红学五十年感言	199

中华文化学家——周汝昌	212
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	212
“慧地论文”	224
“兰亭遗韵”	234
一梦情深也自说	242
新版《红楼梦新证》感言	245
周汝昌——红楼风雨梦传奇	251
芒种花神赴玉楼	251
一生传奇遇贵人	252
九十年华花甲红	256
中华文化学家即“痴人”	261
把“碎片”复原成“古陶罐”	
——随《曹雪芹的故事》寻踪	264
红坛吟唱小录	268
周也冯乎归一脉,天香万点总缘曹	286
悼念霍松林先生	288
箫心剑气说红楼	291
箫剑轩里的红学书	295
艺术精品·学术妙品·文化精品	
——十集京剧电视剧《曹雪芹》观后	299
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随笔	306
一、红坛硕儒东西周	306
二、岂以洋人皮尺,量我黛玉“三围”	308
三、电脑红学与龙门红学	310
四、夫妇与姐弟	311
五、张硕人博士	312

《庄子》与《红楼梦》之联系(提纲)	315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一文的注释应该修改	316
俞平伯远去的身影	321
林黛玉谈诗讲错了吗?	334
明义咏红诗中的“红粉佳人”指谁?	338
觅瓦雕砖筑大观	
——胡文彬先生红学研究之我见	342
红学文献学的内在理路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的启示	349
《红楼梦》的入世阅读之魅	
——读《艺术世界的多重构织——红楼梦五论》有感	354
《红楼梦》导读	361
读清孙温绘全本《红楼梦》识语	367
红楼今已梦全球	
——推介《五洲红楼》	369
红学的悖论与市场的悲哀	
——致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编剧	372
一点感言	377
90 后的红楼梦魇	
——《红楼见微》序	379
红楼“新”得也缘痴	
——写在《梦回人生》前边	383
石头记探佚与红楼梦续书	
——写在《续石头记》前边	384
高才绝艺写红楼	
——高艺斌《红楼梦长卷》序	387

寻春问腊到蓬莱

——写在《红楼梦中的细节透视》前边 389

一篇分析贾探春的好文章 392

《红楼梦》与土地 394

慎终追远,凝聚国族

——《红楼梦》里过年的启示 400

小灯谜,真趣味

——从《红楼梦》里的正月猜谜说起 402

后记 404

原著续书两种红楼

提要：

曹雪芹原著与后四十回续书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红楼梦》。

后四十回的思想品位与艺术品位基本上属于通俗文学和通俗文化的领域，是“俗人之书”。

曹雪芹原著则是具有高雅和超前品位的“奇人之书”。

通过对后四十回逐回分析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后四十回的通俗性质及对前八十回文脉的背离。

曹雪芹原著与后四十回续书因此产生了扞格难入的矛盾。

但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也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接受群体，有它某些积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不过后四十回的这种积极意义是以掩盖和扼杀原著之高超思想和非凡艺术为沉重代价的。

应该对原著与续书进行“分层”，让它们各归其位，各自面对相应的读者。

关键词：

原著 / 续书 / 奇人之书 / 俗人之书 / 分层

一、假作真时真亦假

曹雪芹原著与后四十回续书是两种美学体系的《红楼梦》，因此，对后四十回的评估，可以说是自新红学以来《红楼梦》研究中争论时间最长、争论程度最激烈的问题。到了21世纪，这种争论也不会偃旗息鼓，而将继续发生，当然会有一些新的理论视界和背景。

首先是续书的作者,究竟是不是高鹗?高鹗和程伟元并不兜揽续书作者的桂冠,只承认他们做了“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版”^①的加工整理工作。胡适和俞平伯通过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考证分析及一些旁证,认为高鹗其实就是续书作者,他不承认自己为作者乃是过去文人常有的故态(这是不能用今天的作者看重“著作权”来想象比方的)。既然是过去文人的通性,这其实也算不上什么过错。

周汝昌考证后四十回问世的后面隐藏着重大的文化阴谋,也只是一种或然性探讨,也许真的揭出了历史真相,但要让大多数人接受也不是容易的事。这就决定了关于续书作者是否高鹗只能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而不可能有一锤定音的结论。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恐怕也就只能止步于此,各家之说俱存,只好随读者自己的倾向性而作取舍了。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后四十回是否高鹗所作,而在于后四十回是否曹雪芹原作。

这里涉及的首先是一个文本的鉴赏力问题,文学的感觉问题,而鉴赏力和艺术感觉是与人的气质个性及文化水平密切关联的。这既涉及曹雪芹和高鹗(或另一个续书者)的气质个性和文化水平,也涉及每一个读者(接受者、受众)的气质个性和文化水平。曹雪芹和续书作者的气质个性会反映在他们的文本写作之中,每一个读者在阅读文本时的感觉当然也源于他的个性气质、思想趣味、文化修养等等。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已经说过:“但这些证据(指一些史料旁证——引者注)固然重要,总不如内容的研究更可以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作的。”^②胡适并且在从“内容”起以后的每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说得更明白:“凡好的文章,都有个性流露,越是好的,所表现的个性越是活泼泼地,因为如此,所以文章本难续,好的文章更难续。为什么难续呢?作者有他底个性,续书人也有他底个性,万万不能融洽的。不能融洽的思想,情感,和文学底手段,却要勉强去合做一部书,当然是个‘四不象’。……高鹗的失败,大概是如此,以外都是些小小的错误。”^③“因高鹗与曹雪芹个性相差太远,便不自觉的相违远了。”^④

周汝昌在《献芹集》的序言中则说：“我忍不住要直言：在学术问题上，见仁见智，百家争鸣，还可以理胜者服众；在精神境界、文笔水平问题上，如果对高下优劣的感受上差异太大的话，那是连‘讨论’‘商榷’也无从说起的。”^⑤

因此，要评估后四十回，要判定它是否曹雪芹的“原稿”，就始终不能离开与前八十回的比较，而这种比较主要就是它们的内容、思想、艺术以及这种内容、思想、艺术所表现出来的作者之气质个性、精神境界和文化水平的同异。这才是最根本和本质的东西。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说：“雪芹是个奇人，高鹗是个俗人，他俩永不会相了解的，偏偏要去合做一书，这如何使得呢！”^⑥不过后来俞平伯并不十分坚持高鹗一定是续书作者的立场了，他发表于1956年第5期《新建设》上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之第30条脚注说：“程高本未排印前已有百二十回的传闻，今本后四十回是程高所作否，或系真像他们序上所说从鼓儿担上买来的也说不定。且程甲本高序题辛亥冬至日（阴历十二月三日），而程乙本引言题壬子花朝后一日（次年阴历二月十三日），相距只七十天，却改动得很多，甚至于有改坏、改错了的地方，则两本很不像同出一人之手。高鹗补书只见于张问陶诗注。所谓‘补’者或指把后四十回排印出来，更加修改罢了。”

我们可以把俞平伯“奇人”“俗人”的说法稍作一点修正，而这样表达：曹雪芹原著是奇人之书，后四十回是俗人之书，二者焉能混为一谈？“奇人之书”和“俗人之书”的区别也就是所谓“精英文学”“先锋文学”和“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的区别。精英和先锋文学在一段时期内往往只有少数人能理解接受，通俗和大众文学也有它的历史价值、社会基础、读者受众，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垄断读书界，这正是《红楼梦》的原著与续书二百年来的实际遭遇。

红学研究者的使命则在于对“奇人之书”和“俗人之书”作出鉴定分别、解析阐释，首先让它们各归其位，其次争取有更多的读者由“通俗”“大众”向“精英”“先锋”超升，实际上也就是过去常说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引进“分层”的概念，也就是“两种《红楼梦》”的概念。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前八十回加探佚）是一个层次，后四十回续书以及视一百二十回为一

个“整体”的《红楼梦》是另一个层次。

首先应该证明“分层”有坚实的文本基础。为使问题明白，下面将后四十回依次解析。

从前八十回观察，我们看自第五十五回开始，明显进入了由盛转衰的后半部，开始重点渲染贾府内部的矛盾，脂批所谓“恰似黄钟大吕之后，转出羽调商声，别有清凉滋味”。首先是众婆子和分到各房名下的小戏子之间的纠纷，接着赵姨娘和贾环与芳官一场大闹，茉莉粉，蔷薇硝，玫瑰露，茯苓霜，投鼠忌器，宝玉瞒赃，把贾宝玉和贾探春都牵扯了进去。这一系列的连台好戏，背后是荣国府二房中嫡子和庶子两派争权夺利的争斗。

再下来的二尤故事，尤三姐自刎，尤二姐吞金，凤姐和贾珍、尤氏发生了冲突，实际上展开了荣国府和宁国府的矛盾。接着到贾母过生日，绣春囊事件引发抄检大观园，荣国府内大房和二房之间的斗争（也涉及宁国府）逐渐白热化，如邢夫人与王夫人的两家陪房为小事较劲，却闹到邢夫人当众给凤姐没脸，而起因又是家人得罪了宁国府的尤氏。

邢夫人把绣春囊封送给王夫人，正是大房向二房兴问罪之师，所以抄检大观园时凤姐名义上领队，实际的主动力量却是王善保家的。到最后更有贾赦说贾环应该继承荣国公世袭的爵位，并借说笑话讽刺贾母偏心等等。从仆人阶层到半主人（赵姨娘）、主人阶层，从少主人到老主人，一直到贾府的最高权威贾母和贾赦，纷繁复杂的矛盾让人眼花缭乱，基本的阵营分野却一清二楚，那就是以荣府二房王夫人、宝玉和虽是大房儿媳却在二房管家的凤姐为代表的主流派为一方，而以贾赦、邢夫人的大房和赵姨娘、贾环的二房庶子之非主流派为另一方。

这种家族内部斗争到了贾母过生日和抄检大观园时已经是剑拔弩张，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而大观园众女儿的命运悲剧也在这个家族内斗的大背景下相继展开，尤三姐、尤二姐、柳五儿、晴雯、司棋、芳官、藕官、蕊官，一直到八十回末的“懦弱迎春肠回九曲，姣怯香菱病入膏肓”，也是从大观园外到大观园内，从又副册到副册到正册，逐渐由外围逼向中心。

如果我们真看懂了前八十回，八十回以后情节演变的大趋势应该是一

目了然的,那就是暴风骤雨即来,破败死亡相继,贾府内部的“自杀自灭”将愈演愈烈,贾政、王夫人所代表的“理”和贾宝玉及大观园众女儿的“情”也将产生更尖锐的冲突,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导致“家亡人散”的大结局。那么从第八十一回开始的续书是怎样的呢?它与前八十回的铺垫、“伏脉”是基本上能接得上呢?还是有一些能接得上呢?或者是完全接不上呢?

第八十一回“占旺相四美钓游鱼,奉严词两番人家塾”。我们只从回目所表现的情调看,与前面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不是脱离得太远了吗?好像绷得紧紧的弓弦一下子又松弛了下来。很清楚,续书从这一回开始就改变了原著的基本布局和走向。马道婆的魇魔法突然暴露,赵姨娘受到怀疑,也就是作为二房嫡子与庶子之间的生死搏斗这条基本线索一下子就被取消了。赵姨娘的真面目露了出来,她的武装也就被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八十回末已作铺垫的荣府大房和二房庶子派逐渐勾结联手对抗受贾母宠爱的二房嫡子派这一后面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也被淡化消解了。

因而第八十一回就描写,在前八十回对赵姨娘处处挤压而毫不留情的凤姐,对赵姨娘阴谋败露却奇怪地反应平和。这是我们要正视的第一点差异,这个差异是非常巨大的,它已经改变了整个八十回以后情节演变的基本格局。

第二点差异是对贾政的描写。第七十八回刚写了贾政年迈,心情改变,不再以举业强逼宝玉而鼓励他作诗,本回却突然又倒退回去,“再不许做诗做对的了,单要学习八股文章”。从人物形象的“圆”和“扁”来说,前八十回的贾政是“圆”的,其性格是立体的,发展变化的,并非一个简单化的正统人士和昏庸之辈。从这一回开始的续书却已经在将贾政变成一个“扁”的形象——一个始终顽固保守而又无能昏庸的官僚。

当然站在另一种立场,可以说这正是续书的“进步”——加强了“封建卫道者和叛逆者之间的对立”,这就是“奇人之书”与“俗人之书”的分野了。第八十回写贾政再逼贾宝玉人家塾读八股文不仅是贾政的形象问题,它同样关联着续书作者对八十回以后大结构的偷梁换柱,从氛围情调上远离了家族内斗的基本线索。

四美钓鱼的描写明显模仿前八十回菊花诗那一回，所以俞平伯说“较有精彩，可以仿佛原作”^⑦，但俞先生只是从文字上予以鉴赏，忘记联系小说情节演变的大氛围，前面已经那样笔笔紧凑地皴染剧变风暴将来，是不可能用这样闲适的笔墨写“暴风雨前的平静”的。

这一段闲适文字描写有重要作用，就是把前八十回后半部越来越紧张的气氛变轻松，把密布的战云驱散，把故事的节奏放慢。至于黛玉和宝玉又说“怄气”“得罪”的话，袭人问黛玉“你两个人又为什么？”等等，也是无视宝黛性格和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倒退回到黛玉刚来贾府时的情景了。其实早在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后宝玉和黛玉就已无隔阂，而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后宝钗和黛玉的矛盾也不再存在，因此早已不再写宝玉和黛玉之间的小摩擦了。

第八十二回以相当篇幅写贾代儒和宝玉讲论四书五经，又写从来不说“混帐话”的林黛玉居然赞扬八股文，对宝玉说“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而宝玉对“知己”黛玉的“势欲熏心”感到诧异，“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这些描写与原著的悖逆是太明显了。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的批评至今看来仍然清新有力：“原文实在太可笑了……这节文字，谬处且不止一点。（1）黛玉为什么平白地势欲熏心起来？（2）黛玉何以敢武断宝玉要取功名？在八十回中，黛玉几时说过这样的话？（3）以宝黛二人的知心恩爱，怎么会黛玉说话，而宝玉竟觉得不甚入耳，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在八十回中曾否有过这种光景？（4）宝玉既如此轻蔑黛玉，何以黛玉竟能忍受？何以黛玉在百二十回中，前倨后恭到如此？”^⑧第八十二回的这些描写说明续书作者与曹雪芹在思想境界上南辕北辙，硬要为续书辩护只能是“强词夺理”。

需要重点辨明的是写黛玉惊恶梦，梦中贾母冷淡无情、宝玉挖心，黛玉醒来后吐血这些描写。从续书意图来说，这些情节都是为后来的“调包计”预先作铺垫。对这些描写的认同与否是最能体现“奇人之书”与“俗人之书”的差别了。从“俗人之书”的角度，可以说这些描写表现了黛玉对爱情前途的忧惧心理，用梦境表现潜意识，很精彩。黛玉的这些心理很容易为广大一般读

者所理解和接受,这正是“俗”——通俗的表征。

问题在于原著是“奇人之书”,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心较比干多一窍”,是个孤高绝俗之不世才女,惊恶梦一类露骨浅薄的“潜意识”和“显意识”不会属于她。这一回写探春、湘云去看黛玉,黛玉想“我不请他们,他们还不来呢”,这也是按一般的世俗情况模拟病人心理,与前八十回写姐妹之间惺惺相惜有云泥之别。

俞平伯批评后四十回中写林黛玉“黛玉的心事,写得太显露过火了,一点也不含蓄深厚,使人觉得肉麻讨厌,没有悲恻怜悯的情怀”^⑩(包括第八十二、八十三、八十九、九十、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回),今天却有不少人很欣赏这些描写,或者还要说续书中的黛玉更有“反抗意识”,更“进步”。这就是一个欣赏趣味和审美素质的“雅”与“俗”的问题了。

究其实,这不是一个思想的“保守”与“进步”的问题,而是一个认知方式感受方式表达方式的含蓄与浅露、微妙高雅与平庸低俗,是否更艺术更文化的问题。不可否认,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教条主义、极“左”思潮和80年代以来“西潮”的涌入及“商潮”的兴起,使整个民族的欣赏趣味和审美素质发生了很大的扭曲,“俗”气已经浸入骨髓,进鲍鱼之肆而反觉其香,入芝兰之室倒嫌其臭了。

本回写宝玉一觉睡到“红日高升”以致迟到受责,不知道怡红院袭人以下的丫鬟婆子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前八十回里的袭人、麝月多么细致周到,何曾这样粗心懈怠过?这显然又是续书作者按照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经验和俗人心理编造情节,忘了那是国公府的贵族之家。

第八十三回写老婆子骂外孙女而黛玉敏感,影射后面贾母厌弃黛玉,所以这一回就写贾母抱怨黛玉“太是个心细”。这些描写都是“俗”和“浅”的,更不用说从根本上歪曲了贾母的性格逻辑了。我们看前八十回贾母对众孙儿孙女甚至亲戚家的孩子何曾说过一句不满的话?黛玉一直是贾母的“心肝儿肉”,黛玉父母双亡,贾母是她的亲外祖母,在前八十回中绝对看不到贾母厌弃黛玉的任何痕迹。

但由于后四十回的先入为主,就容易造成读者对前八十回某些描写的

误读误解。如第五十四回贾母批评“佳人才子等书”的滥套子，本是作者在全书的中点（原著共一百零八回）再一次照应第一回就借石头之口表明的美学宗旨（这一点脂批也有明确示知），由于后四十回的影响，就被误解为是贾母对黛玉和宝玉爱情的警告。这其实同样是“奇人之书”与“俗人之书”及其所相对应的审美接受心理在起作用。

本回写贾琏带医生进大观园来给黛玉看病，实在太突兀了，因为前八十回在省亲之后作者就不让“须眉浊物”轻易进入大观园了，这是作者的深心作意。黛玉刚进贾府时去见两个舅舅，作者都有意让她见不着，怎么可以让贾琏跑进潇湘馆呢？这就是“奇”和“庸”、“雅”和“俗”的区别。

对贾元春的描写同样有这个问题。归省之后的元春只作为一个象征性人物隐于幕后，遥遥映射到后来“两雄相较，元妃致死”的朝廷政治斗争，当然那种写法也一定是很隐约的，很艺术的。后四十回将元春之死与朝廷政治斗争的关系抹去，所以本回写元妃生病，并正面铺排贾母等进宫请安，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是违背原著之宗旨和风格的。

写薛宝钗和夏金桂斗口，遭夏金桂恶语抢白，致宝钗“吞声”，很像一般的妇姑勃谿。可是我们看前八十回写宝钗不动声色已经使得夏金桂“知其不可犯，每欲寻隙，又无隙可乘，只得曲意俯就”，这回写宝钗的“水平”大为下降，当然又是无“奇”有“俗”了。

第八十四回写贾政与宝玉大谈八股文的写作，宝玉从思想本质上已经完全变了，原著与续书最根本的差异显露出来，宝玉不再有对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叛逆情愫，只剩下“自由恋爱”情结了。贾母已经公开提出了宝玉的婚配问题，凤姐首倡金玉联姻，而“邢王二夫人”则开始成为一个不分彼此的符号，一致同意。很显然，续书完全放弃了原著错综复杂的家族内部矛盾冲突的基本张力，而简单化地加强着“包办婚姻”的主线了。

比如凤姐是大房儿媳妇借到二房当家，宝二奶奶过门，琏二奶奶就得把钥匙交出去，从凤姐个人利益角度考虑，她应该拥护体弱多病的林黛玉而不是精明练达的薛宝钗当宝二奶奶。所以由凤姐提倡金玉联姻显然是简单化的处理。当然，要使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有一种表面上的衔接，所以这一回